

派的官员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他们的想法和容闳不谋而合，思想的碰撞需要一些偶然的因素，很快历史就设计好了曾国藩和容闳见面的剧本。

一次不寻常的见面

离开太平天国的容闳，开始了一项新的事业——做买卖。倒不是他改换了志向，只是他认为要实现他那伟大的理想应该要很多的钱，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然而到底经营什么呢？偶然间，他发现了贩茶蕴含着巨大的商机。因为产茶大县太平县落在了太平军手里，那里有上百万的绿茶卖不出去，假如谁能从那里把这些茶叶运出来，马上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。

容闳又一次怀揣梦想上路了。六个月后，容闳不仅没有挣到多少钱，反而因为劳累操心，落了一身的病。不仅如此，在贩茶途中，容闳还因为一次身先作则的冒险受了精神上的震动。这次经历让容闳彻底明白了相对于自己的教育救国的理想，别的事都不重要。光明就在眼前，此刻对于容闳来说，恰如黎明前的黑暗。

1863年，容闳在九江收到一封张斯桂寄给他的信。容闳拿到这封信特别诧异，因为寄信的这个人容闳并没有什么印象。再三思索之后，容闳才依稀想起来这个人。此人在上海

时为中国第一炮舰统带，容闳跟他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。但就是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忽然给容闳来信了，不仅如此，信中所写的内容也很让容闳怀疑——此人说他言承总督曾国藩之命，邀请容闳去安庆一行，总督亟思见容闳。容闳思索再三，觉得信中有诈，是不是自己去太平军中考察被曾国藩知道了？还是因为当时在交战区，现在又回到朝廷的地盘被曾国藩的人认为是奸细，就拿这套说辞来诱捕他呢？容闳越想越觉得大有蹊跷，遂决定回信拒绝这位熟人的邀请，“但云辱荷总督宠召，无任荣幸，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；独惜此时新茶甫上市，各处订货者多，以商业关系，一时骤难舍去，方命罪深，他日总当晋谒，云云。”

两个月之后，张斯桂又给容闳来信了。内容还是曾总督请容闳速到安庆，商讨重要之事，并将委任容闳以专责。不同的是，这次张斯桂还附上了另外一个人的信，这个人就是李善兰，当时著名的算学大家。他在信中极力赞扬了容闳的教育背景和人格志向，希望他也能来曾国藩幕僚中效力，报效国家。看了这两封信后，容闳疑团尽释，方知是以浅薄之心来猜测曾国藩了。他提笔复书说，将在数月之后去安庆觐见曾国藩总督。

然而即使这样，曾国藩也嫌时间太长了，他急切想见到容闳。于是曾国藩发扬了三顾茅庐的精神，遂在七月间第三次让张斯桂和李善兰致书容闳，说他想让容闳弃商从政，在

他那里任职。容闳这次真的被曾国藩的诚恳打动了，想到曾国藩久负盛名、礼贤下士、做人正派、眼光长远，而且在朝廷内又一呼百应、权倾一时，自己的教育计划必定能得到他的支持。如果这一次不抓紧机会，那么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不知到猴年马月了。容闳因此下定了决心，立复一书说，自己已经想好了，交割完这边的商务手续，最迟在八月间就到安庆。

从此，容闳便踏上自己的从政之路，踏上了实现自己理想之路。这一刻，他等的时间已经够长了，并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了。

1863年，农历九月，天气已经有些凉了，容闳的心却是火热的。一到安庆，容闳便直赴曾国藩大营。在这里容闳找到了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洪秀全的原因。因为这里不仅有自己在上海的老熟人张斯桂、李善兰、华蘅芳、徐雪村等名士，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才，军事、法律、算学、天文、机器各方面的专家和有才能的候补官员都集中在曾国藩的大营，各地的博学多才之士，“举国的人才之精华”都被曾总督吸纳在自己身边。而洪秀全只有一个“范曾”——洪仁玕，还不能尽用其才，此所以洪秀全为曾国藩擒也。

容闳跟自己的老友们寒暄过后，便径直说出了自己的疑问：曾国藩总督为什么会想到要召见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人？但是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，都只是笑而不言，这让容闳心里多少有点忐忑。

第二天，容闳早早起来，整理好衣冠准备去见曾国藩。投入名刺不到一分钟，曾总督便让容闳进去。寒暄几句过后，曾国藩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容闳觉得曾国藩应该对自己的举止问答是满意的。随后，曾国藩开始了自己对容闳进一步的考察。他用自己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观察容闳，而且还十分仔细地观察容闳的容貌，最后曾总督直接将自己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容闳四目相对。容闳虽说十分自信，但这样的对视还是让他坐立不安。其实不只是容闳，在容闳之前来的很多投奔曾国藩的人应该都会经历这样一场特殊“面试”。曾总督独创的面试法，虽说现在看来多少有些不靠谱，但是曾总督就是靠它来搜罗人才，而且成功率还很高，基本没有庸才。后人甚至将曾国藩的这种方法编成了一本书——《冰鉴》，就是专门教人怎么看人面相来辨别其人的才识和品格。由于容闳在和曾总督的对视中，眼光没有躲躲闪闪，敢于和他对视。因此，曾国藩认为容闳是一个可堪大任的正人君子。于是曾国藩问容闳在外国待了几年。容闳答道他去外国求学，在美国居住了八年。当曾国藩问容闳想不想在他的麾下当一名将领时，容闳委婉地说虽然他很愿意，但是他还没有过从事军事斗争的经验。曾国藩不吝溢美之词，夸奖容闳有个好相貌，是个好将才，目光炯炯，一看便知道是有胆识的人，将来若发号施令，严肃军纪，定能带出好兵。

听着总督这样夸奖自己，容闳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忙推辞

说曾总督谬赞了，他对这样夸奖很是惭愧。如果从事军事，胆量是有的，但就怕自己没有带过兵，没有军事知识和军事经验，会辜负总督大人的期望。

曾国藩听出了容闳的话外之音，知道他有别的志向，于是便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。大概了解情况后，曾国藩便端茶送客。容闳和曾国藩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。从曾国藩处出来后，他的同伴们纷纷询问容闳会面情况如何。容闳淡然一笑，将大概情况和他们复述了一遍之后，这些人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。根据容闳的描述，他们心里明白容闳已经给曾国藩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

几天之后，曾国藩又派人召见容闳。这次会谈，曾国藩没有再说客套话，直截了当地问容闳想要谋求中国的发展，什么才是当务之急？

容闳稍加思考，想起前几天和朋友们谈论起的外国机器的话题，于是便向曾国藩说道，当务之急在于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，让中国也能自己制造设备。引进机器的关键在于先建立可以制造各种机械的母厂。在此之后，就可以以此为基础，在设立制造枪炮、农具、钟表的子厂。容闳的建议深得曾国藩的赞许，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引进机器的计划在酝酿了。他之所以问容闳这个问题，是想了解一下，容闳对这件事情的看法。而且在这之前，容闳的朋友们已经和容闳打过招呼，让他迎合一下曾国藩。为了让自己在曾国藩这

里待下去，日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容闳暂时搁置了自己的想法，说了另一个自己并不太熟悉的机器制造领域的建议。得到容闳的肯定之后，曾国藩准备实行这个在自己心里酝酿了已久的计划。几天之后，华蘅芳就告知容闳，曾国藩准备将采购机器这件事全权委托给容闳，希望他能往国外考察专门的机械工程师，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。

一个星期后，曾国藩的手下就给容闳送来一样“礼物”——五品军功衔。为了容闳在国外更好办差事，曾国藩特意给了容闳一个官衔，这样他的行为就是代表政府而非个人，各国就会重视。不仅如此，容闳还接到了曾国藩从上海道拨来的购买机器的专款白银68000两。万事齐备之后，容闳来到曾国藩那里，向曾国藩和他的朋友们辞行。带着曾国藩殷切的希望，容闳又一次踏上了去美国的路。

重回美利坚

从安庆启程后，容闳的第一站先到达上海。当时的上海虽说还不是国际化的大都市，但也算是“世界之窗”了。各种外国商品和各国人咸集于此，容闳决定先在这里试一试运气。巧的是，他碰到了给上海某洋行运输机器的机械工程师哈斯金，哈斯金在完成任务之后，正准备带着自己的老婆、孩子返回美国。容闳不早不晚正好在这个时候遇到哈斯金，